



珍藏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地理学性质的透视

〔美〕R. 哈特向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珍藏本)

地理学性质的透视

〔美〕R.哈特向 著

黎 樵 译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理学性质的透视/[美]哈特向(Hartshorne, R.)著;
黎樵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ISBN 978-7-100-06430-9

I. 地… II. ①哈…②黎… III. 地理学—
研究 IV. K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408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地理学性质的透视

[美] R. 哈特向 著

黎樵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6430-9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40 1/32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6 1/2

定价: 24.00 元

Richard Hartshorne
PERSPECTIVE ON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Published for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by

Rand McNally & Company

Chicago 1959

(本书根据芝加哥兰麦克纳利公司 1959 年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出版说明

从1981年开始,我馆编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移译世界各国学术经典,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所列选的著作都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先后分辑编印,迄今为止,出版了十辑,四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思想奇葩。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为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今天,我们各行各业的英才大都受过这套丛书的影响和熏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学人心血的结晶。许多学界领袖、著名翻译家和出版家都以深厚的学养、严肃的态度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投身于这套丛书的谋划、厘定和翻译、审校工作。没有他们虔诚的治学精神,也就没有丛书的品质和风格。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也是商务印书馆百年品质的传统。商务早在20世纪初年便出版以严复翻译的《原富》《天演论》为代



表的外国学术名著,20年代又规划出版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50年代后期更致力于翻译出版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中断,及至80年代,辑为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百余年来,商务人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宗旨,用文化承续国脉,“日新不已,望如朝曙”。

基于此,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同时,我们也是借此机会,向几十年来为这套丛书做出贡献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既有成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就是佐证。我们会把此次珍藏本的出版看做一个新的开端,并以此为基点,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规划和出版工作,使其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必要的文明情怀,成为一个日渐昌盛的国家必要的文化积淀,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美国地理工作者协会声明

这是协会今后准备长期出版的一系列丛书的第一本。由于兰麦克纳利公司的赞助,协会得以经久而美观的书籍形式,向渊博的读者推荐一些突出的专著;否则,它们只能以简略的或片断的杂志论文形式发表。头一本被接受出版的是方法论专著,这只是一个巧合。实际上,对任何一位地理工作者或对任何一个讨论题目都没有偏好或偏恶。协会只要求专著能为代表它的编委会所接受,并由它所指定的编者进行编辑。丛书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本丛书所获得稿件的质量。编者、编委会以及协会负责人都热烈地欢迎批判性的意见。



编 者 的 话

这个稿件交给我的情况已在编审委员会的序言中作了交代。这里我只能补充说明：其后和作者的协作是很愉快的，我深信这项著作对地理学方法的讨论是一个极及时的贡献，我们都得非常感激哈特向教授。我很幸运地从而获得许多见识和鼓励（虽则偶亦有不同意之处），读者如能同样感受其中一小部分，收获就已够丰富了。我可以热烈地证实编委会所作出的判断：作者并无意指定一条所有地理工作者应遵循的不偏不倚的道路。但是，本书明确要求地理工作者在提高对世界认识的巨大共同努力之中，有目的地进行自己的工作，并明晰地加以思考。对这一个呼吁，必然会得到全心全意的和一致的肯定性反映。

A. H. 克拉克

梅迪桑，威斯康辛州^①

^① 美国威斯康辛州梅迪桑城，是威斯康辛大学所在地。本书作者及编者都是该大学地理学教授。——译者



编审委员会序言

20 年来,英文文献中关于地理学方法讨论的领导著作是 R. 哈特向的《地理学性质》。它首先在 1939 年作为美国地理工作者协会会刊的两个扩大号而出版,其后屡次重新影印发行。1946 年作者用注释办法进行了一些局部修改和增补,但并不改变原稿内容,以后的重印中就包括了这些修改和增补。

在这一段时期,更多的人变成了地理工作者,而翔实的地理研究文献大量地增加。同时,所有国家的地理工作者继续钻研地理学思想史,进行地理学方法新的分析,并沿着这些方向提出了进一步的探索途径。因此,在本书前言中所描述的情况下,哈特向教授决定编写一个新的著作,俾能及时总结他自己和其他学者的思想,并比旧作更直接地、更肯定地^①阐述地理学的逻辑概念。

这项研究的初稿恰在(美国地理工作者协会)宣布出版丛书之际完成。它在丛书第一编者 D. 惠特赛突然逝世之前不久提交审查,其后又由目前的编者 A. H. 克拉克负责。克拉克教授与作者



① 1939 年出版的《地理学性质》一书,偏重于提出问题,而不直接作肯定的结论。——译者

是大学同事,并是鼓励作者编写这样一本著作的积极支持者之一,因此而退出了编审委员会,而由 E. A. 阿克曼代替。后者与序言其他签名者,当时是编审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建议这项研究予以出版。

当然,委员会成员和编者并不对作者的每一项阐述都完全表示同意,但大家都认为这本书是崭新的、生动的、有力的和前后一贯的,没有一个认真的读者会不对作者在地理学方法文献上的艰巨努力以及他的卓越的、前后一贯的分析能力表示钦佩。

正如哈特向教授自己指出的:我们提高地理学只有通过具体工作而不能仅仅谈论“怎样”和“为什么”。但地理工作者不能够,亦不应该,丢开方法论不管。一次再一次地,在就职演说^①,主席致辞或其他地方,个别学者为了证明他自己工作的正确无误,谈论就滔滔不绝。观点是如此五花八门,并且时常是如此相互矛盾,以致漫不经心的和初入门的地理工作者,或者邻近学科的来客,会感到迷惑不知适从。本书是解决若干混乱的一个尝试。显然,没有人会希望它一下子就解决一百多年来的逻辑上争论。

没有一个方法论是完善的,任何学者或学派亦不应该为千万人规定研究的范围和方向。因此,如把这本书看作一系列最后的结论,这将违反作者本人以及赞助本书出版的协会的意愿。但是,本书代表一个曾对本门学科方法问题进行深思熟虑,并曾与其他方法论探讨者进行广泛接触的地理学者的成熟结论,它可以帮助

^① 指资本主义国家大学教授在就职时所发表的演说,下同。——译者



读者对地理学性质认识得更为明晰,并鼓励地理工作者对自己应做些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做,寻求一个较好的解答。

E. A. 阿克曼

F. K. 哈尔

G. F. 怀特

J. K. 赖特



目 录

美国地理工作者协会声明·····	1
编者的话·····	2
编审委员会序言·····	3
第 一 章 前言——需要和目的·····	1
第 二 章 “地理学是地区差异的研究”意味着什么？·····	12
第 三 章 “地球表面”意味着什么？·····	21
第 四 章 研究复杂现象的统一是地理学的特点吗？·····	25
第 五 章 地理学上的“重要性”如何衡量？·····	35
第 六 章 我们必须区分人文因素和自然因素吗？·····	47
第 七 章 地理学按部门领域的区分——自然地理学 和人文地理学的二元论·····	64
第 八 章 地理学中的时间和发生·····	80
第 九 章 地理学是否可分为“系统的”和“区域的” 地理学？·····	106
第 十 章 地理学企图建立科学法则还是描述个别 事例？·····	143
第十一章 地理学在科学分类中的地位·····	169
第十二章 后语·····	179



参考书目·····	181
人名对照表·····	200
名目索引·····	203



第一章 前言——需要和目的

在过去 20 年中,地理学在英语国家的大学里获得了显著发展。跟随着这个发展,人们对作为高等教育课程之一的地理学的性质和目的等等有关基本问题,日益发生了兴趣。

这些问题大部分不是新的,几十位地理工作者的意见已见于 1939 年出版的《地理学性质》^①一书。但该书进行百科全书式的叙述,并以大量篇幅从事否定的批判,从而模糊了肯定的结论,虽则为了完成该书的任务,两者都是必要的。之后,在文献中,在通讯中以及在学术讨论会中,提出许多批评和诘难,因而对十个基本问题有必要加以重新考虑^②,每个问题都构成本书各章的主题。

① R. 哈特向著《地理学性质》最初发表于美国地理工作者协会会刊 29 卷(1939 年),其后又由协会用专著形式多次重印。由于本书所考虑的问题已在该项较早的,并特别列举了 300 种左右方法论上参考文献(该书所列举的参考文献共 528 种。——译者)的著作中加以讨论,为了方便起见,这里就以该书作为可靠资料的本源。本书从该书所引用的,大部分并不是我自己的意见,而是该书所引用的或意译的他人的意见,若干地方还是许多人的意见。所引用的页数见页下方的数字;这些数字在所有版本中都是一致的,只有罗马数字仅出现于 1946 年以后的版本。本书所引用的参考资料注于方形括弧中,第一项数字表示所引用的著作(循环列于本书附录),接着的数字指有关的页数(页数之后,跟着有“f”符号的,表示还包括后面一页。——译者)。

② 其中几个问题由于 1953 年夏弗死后出版的《地理学中的例外论》一文〔116〕而有力地引起了地理界的注意。1955 年我所作的答复限于该文所犯的 error,特别是有关康德、洪堡德、李戴尔、赫脱纳以及我自己著作〔104〕的错误。在几位同事敦促之下,我同意为美国地理工作者协会会刊写第二篇论文,建设性地讨论批评界所提出的并使许



1939 年以来出版的方法论研究,在若干问题上支持了《地理学性质》一书所作的结论,因而在本书中只作简单的,但希望是更清晰的重复叙述。在其他问题上,近 20 年地理学思想的发展使得重大修改成为必要。

但是,本书目的并不在于为“无休止的方法论争辩”(正如有些作者所感叹的)火上加油。细心阅读他人著作,努力建立共同论点,在谅解基础上对待不同之处,并正确地表达批评意见,这样就最能避免没有结果的争辩。

德国地理界关于方法讨论的历史显示了这个办法的优越性。自从 19 世纪后半叶以来,德国作者们通过出版物在方法论上进行了热烈的争辩,使读者充分明白敌对的意见,并使他迅速地获得用作证明的资料。1883 年,李希霍芬纲领性的发言之所以能获得普遍接受,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所考虑的问题过去业经一系列论文加以争辩,瓦格纳并在《地理年鉴》(*Geographisches Jahrbuch*)中定期地、严肃地加以评述。

感谢下一代的继续讨论,特别是赫脱纳的工作^①,德国地理工作者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地理工作者〔1: 91—101〕在地理学基本概念上获得了较大程度的相互了解和一致。曼勒在《自由的程度》的论文中,认为这可能由于德国人乐于接受纪律,而不同于英国人的重视研究上的自由〔81: 21ff〕。这个解释虽似有理,德国文献关

多地理工作者感到苦恼的方法论问题〔104: 205f〕。由于这篇论文远远超过会刊一篇正规论文所允许的篇幅,会刊编者建议作为单独的专著发表。协会所倡议的新丛书,使它获得了出版的机会,并有可能更详尽地考虑争论中的问题。

① H. 施米特纳对赫脱纳的学术背景和活动提供了一个详细的叙述,其中包括死后出版的《人类地理学通论》,卷 1,斯图加特,1947. XI—XXXIV 页。



于方法讨论的实际情况却指出了它的反面。这些文献如果有任何建立纪律的企图的话,那就是这些问题的作者必须首先阅读他人的著作[1: 27, 34, 138]。

在基本问题取得一致的基础上,德国地理工作者对其他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有力而精湛的探讨。但由于“景观”(Landschaft)这个术语含义不清(至少对外国读者而言),其中许多讨论难以了解。虽像几位作者所肯定的,当前一代德国地理工作者同意这个概念接近于地理学的心脏或核心,但对这个术语的含义,20年前我就表示了怀疑^①,目前仍未取得较一致的意见[1: 149—58]。

当德语和英语地理工作者相互讨论,而将“景观”(Landschaft)与“景色”(Landscape)作为同义词时,困难就倍增了可解释为“风景”或“区域”的德文名词^②,单纯作“景色”介绍到美国或英国地理界时,立即引起了混乱。《地理学性质》一书为了澄清我们这方面^③的思想,曾对“景色”一词加以与普通英语词义相适应而独立于德语“景观”一词的定义[1: 158—90]。但是,当德国作者假定“景色”的定义就是“景观”时,就更加混乱了^④。

在法国,最近方法论探讨同样显示出批判研究的价值,虽则在

① 劳顿萨赫 1953 年所发表的文章,承认我的批评是轻微的。检查了他的同事的著作之后,他发现这个术语不但为不同作者表示了不同意义,并在某些情况,同一篇论文表示了 4 种、甚至 8 种不同的意义而没有提到意义的改变[37: 14]。

② 指“Landschaft”一词。——译者

③ 指英语国家。——译者

④ 有人曾建议:英语地理工作者如果像德语地理工作者一样,接受“景观”一词的双重意义,就可以避免这个危险。但这意味着:我们将与我们所指责的错误犯同样的错误。幸而,对改变普通词义的自由是有限制的。



许多地方,由于没有列举全部文献(至少对法国过去文献不熟悉的读者而论),削弱了对这些探讨的利用。从参考文献判断,法国地理工作者似将方法论探讨限于他们自己的著作,他们虽然敬仰洪保德与李戴尔为现代地理学的奠基者,并以拉采尔为创立人文地理学的领袖[19;55:26;59:14f],但他们很少引用以后的外国作者关于方法论的意见^①。最近魁北克的哈梅林所写的一篇论文(在这个讨论中我们如将它包括在法国文献之内)^②,则从法文和英文方法论文献中都大量引用资料[57]。

20年前,人们就注意到英国地理工作者远比其他国家的地理工作者,对确定自己领域的性质和范围缺乏兴趣[1:100]。但是,近年在许多大学中增设了地理学讲座,迫使许多地理工作者提出自己的主张。关于地理学目的和范围的讨论,近年已出现一本或几本书,若干篇论文,特别是英国和英联邦大学地理学教授的许多就职演说。在英语国家之中,包括美国在内,地理工作者讨论方法论问题的一般传统是口头演说而不是研究论文。对这些长时期研究所得的观念或新研究课题,读者可以任意接受他认为重要的而忽视他认为不重要的。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论文探讨了长期存在的问题,而很少考虑到前人对这些问题已有的研究。由于这种态度,特别是英国地理工作者在许多关于方法论的论文中缺乏参考文献,有价值的资料很快就失去了光辉,而埋葬于浩如烟海的文



① 曼勒在《自由的程度》一文中,认识到在英国地理界的同样情况。他赞成地理学中的“地方传统”[81]。当然,我们欢迎地理工作具有健康的多样化,但我们不可忽视唾手可得的知识和观念。从这点上说,曼勒肯定亦会同意的,在地理学中并没有地方观念的地位。

② 魁北克在加拿大东南部,属于法语地区。——译者